

帮理与帮亲

◎天潼

母亲受邀去大姨家吃饭。去之前,表姐电话联系了母亲,说她也会去。吃饭其次,主要是大家给保姆打个分,看让她走还是留。

大姨80多岁了,这两年身体越来越差。儿女们都劝她请保姆,她一直不同意,上个月终于松了口。然而和保姆相处不到一个月,就十万个不适应,想炒人家鱿鱼。

“虽然包吃住,可每月只4000元,24小时服务。这个价,现在有哪个保姆肯接单?”电话里,表姐对大姨有些不满。她说那个保姆若非已经年近六旬,多半不肯接这种低性价比的单子。大姨过于挑剔。

大姨对保姆的不满,最重要的有两点:一是不够勤快,晚上睡得太死。大姨起夜时,她也不起来搀扶;二是做的菜不好吃。

第一点很难整改,保姆也算是个老年人了。起码8小时睡眠应该得到保障,不然极不人道,似乎也不符合劳动法。至于炒菜水平如何,母亲准备亲自鉴定一下。

到了大姨家,一进门,母亲就否定了保姆懒惰一说。大姨这一辈子都比较散漫,家里长期比较凌乱,如今被保姆整理得井井有条。不过也不能怪大姨吹毛求疵,她并没有整洁方面的要求,保姆一番努力怕是做了无用功。

中午,饭菜做好了,端上来看着还不错。保姆准备了公筷,实际上大姨并不用,就她一个人在用。这说明她很有职业素养,以前可能在许多人家工作过。至于菜,母亲觉得算不上多好吃,但也过得去。

吃完饭,母亲不顾保姆阻拦,帮着收拾碗筷。也许觉得母亲看上去厚道,保姆在厨房里悄悄和她聊了一会儿。大意是她知道大姨嫌她炒菜手艺差,她觉得非常冤枉。因为以往的雇主都给了好评,昨天还有一个小姐姐从美国给她发来微信,说很想念她做的饭菜。保姆掏出手机,找出微信给母亲看。

母亲对保姆解释,大姨这人其他都一般,但炒菜水平在亲友圈里数第一,因此对保姆这方面要求可能过高了。保姆听后神情平和了一些,知道大姨并非故意找茬。

出了大姨家,母亲和表姐一致认为保姆还行,绩效考评可打B+。大姨与社会脱节,不知道符合她要求的保姆,月薪恐怕得给一万元以上。

最终,大姨还是炒了保姆。不过,表姐私下多给了保姆300元,还替大姨道了歉,肯定了她的服务没有问题。母亲去送了保姆一段路,说了一些暖心话。

我们估计大姨以后多请几次保姆,有了经验,应该能调整期望值,务实地要求她们。

随着社会日益老龄化,请保姆、请护工的人家越来越多,由此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多。许多时候,本着“帮亲不帮理”的习惯思维,雇主家属往往不分青红皂白怪保姆、护工不对。我们亲戚圈这方面做得很不错,遇到这类事会组个“评审团”,客观地评估一下谁对谁错,帮亲更帮理。对于大姨,母亲、表姐其实也算帮了,帮她少结了怨、多积了福。



执子之手

◎子穆

生命的尊严

◎世勇

体面地老去、保持生命最后的尊严,这或许也是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。

那年母亲走了。自此之后,老父亲的精力如同被突然抽走一般,走一小截路,也要扶着墙根喘息上一会儿。我能理解父亲一夜之间的苍老,心里那种对老人懂得以后的慈悲,有时就萌生在一瞬间。

我自己也有明显感觉,过了50岁以后,记忆力衰退了,有时一个熟悉之人的名字想了好久也想不起来,体力也不如以前了。迈过55岁,睡眠少了,又常感到身体疲乏,有时晚上醒来好几次。我自己也开始思考如何面对老去后的境况。

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年,老父亲执意要去养老院里生活。父亲说,他去养老院里看望老同事,发现那里有不少熟人,相互来往,打

牌下棋、喝茶闲聊,可以很好地打发时间。我让他来和我一起住,他坚决不愿意,他一向是一个喜欢独立的人,不服输,也不服老。

我常去养老院里看望父亲。每一次,父亲都说在那里住着很好,吃得也不错,老熟人们还相互照料,比家里好。

有一天傍晚,我去看望父亲,正好赶上老人们在吃饭,大厅里有好多个老人在吃饭。我看父亲蜷缩在小桌旁,用小勺一口一口地给自己喂食。我突然难受起来,凝视着父亲。我从养老院的护工那里打听到,父亲来养老院后不久,便显出一向好强的性格来,与周围的人有了矛盾,甚至时有争吵。自此,父亲便喜欢独来独往了。

父亲不知怎么忽然发现了我,我央求父亲跟我回我那里住。父亲同意了。

我们精心地照顾着父亲。父亲

从起初的难为情,到后面转变为习惯和接受。

终于等来了退休,我早就计划好,退休后要好好照顾老父亲。我有一次在新闻里看到一个50岁的儿子开着房车带90岁的老父亲环游中国,很是激动,当时还跟父亲说了这事,父亲连声说好。

但有一天,父亲吞吞吐吐地和我说,让我给他买些纸尿裤回来。他的老朋友送了两片给他,他用了挺好。父亲悄悄用上这个了?难怪他的屋子里有时飘过一股异味。父亲看我没回答,竟然用不好意思的语气低低地说,有时夜里确实忍不住。垂着头的父亲宛如一条吐尽了丝的老蚕。从前,父亲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人啊!成人纸尿裤买回来了,父亲也坚决不肯出门旅游。我知道他是怕一路上又给儿子丢脸、添麻烦。

“爸,我要让您有尊严、体面地老去。”我暗暗地在心里发誓。

我奶奶是资深美女

◎小夏

奶奶88岁那年无疾而终,父亲说无疾又高寿,是喜丧。家里没有了开朗幽默的奶奶,一下子像少了几个人似的。

奶奶在的时候,家里的气氛总是喜气洋洋的,普通平凡的家对我有极强的吸引力。奶奶绝对是家里的娱乐明星,奶奶爱看电视,电视剧里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,镜头一转,马上变成亭亭玉立的少女,奶奶倒吸一口凉气:“我的天哪,一晃儿就这么大了?”难怪老爸还得给奶奶普及一下电影剪辑知识。

头些年,阎维文常常上电视,奶奶最爱听《小白杨》,听一次感慨一次:“这小伙儿长得好啊,唱歌也很好听,也不知道谁家姑娘要有福喽。”然后总也不忘嘱咐我一句:“就照这样的找,找着了奶奶就把那个大金锁子给他。”我的奶奶啊,您老也不看看孙女的情况,般配吗?关键时刻,奶奶又是一个劲儿地夸我,什么懂事、热情、孝顺,反正就是除了美貌之外所有的美德都安在我身上,

直到我充满自信、感觉非大明星不嫁为止。

奶奶见我穿了一件短款皮夹克,就非常内行地建议我,配上一条哈伦裤肯定更好看。我大跌眼镜,太时尚了吧,哈伦裤都知道?见我用祛皱霜,她又悄悄地问我:“你看奶奶脸上的皱纹能去掉不,给我抹点呗?”看完韩剧就让我给她买石锅,要给我们做石锅拌饭吃。我减肥少吃饭,奶奶不乐意了,说什么胖子才旺夫,弄得我到现在还有十斤多余的肥肉在身!

奶奶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我出嫁。有一次,我把一个有感觉的小伙儿领回家,奶奶出奇地话少,瞅个机会把我叫出去,告诉我这个人不可靠。当时我还不信,没过几个月,我就发现他脚踏两只船。事后奶奶教我,挑男人没别的,就是要疼你,什么才华、财富都是次要的,不疼你,屁用没有。

那天,我又领回家一个人,奶奶话就特别多,我感觉领对人了。奶

奶什么都跟人家说,我从小到大那些糗事一一道来。最可笑的是居然提到咱家那个小铁匣子,奶奶感叹:“这个铁匣子跟我一辈子了,里面都是咱家的重要材料。”我笑得不行了,咱家又不是机关企事业单位,哪有什么材料,还重要的,里面无非就是户口本、水费单子什么的,回头一看男友,想笑又不好意思笑,脸都憋紫了。

男友说,就冲奶奶,我也娶你了!奶奶知道后乐了:“这孩子一看就不错,不烦老人的男孩子,心善,你哪天把他带家里来,我把大金锁子给他。”真是没见过这么讲实惠的人,就像我嫁不出去了似的。我说奶奶您弄反了,他想娶我,得给我大金锁子。

对于这样一个老人,我怎能轻易将她遗忘?在我的手机里,她的照片是我的桌面,经常有人问我怎么不放帅哥美女?对于这种提问,我的答案只有一个:她是我心中的资深美女。